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第10届百花奖获奖 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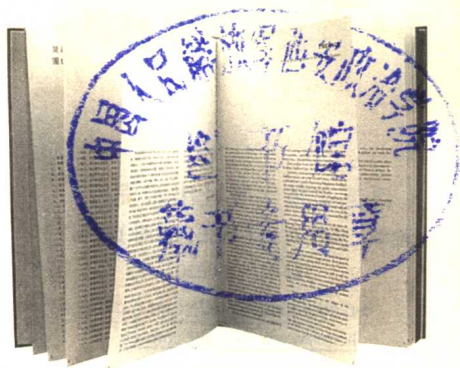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月报

第10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dao17/05



西安政院201 2 2156529 8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第 10 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5306-3669-3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091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/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7.75 插页 2 字数 623 千字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0001 — 16000 册 定价: 37.00 元



衣向东



毕飞宇



池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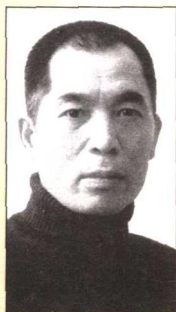
方方



李肇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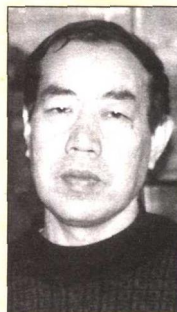
孙春平



梁晓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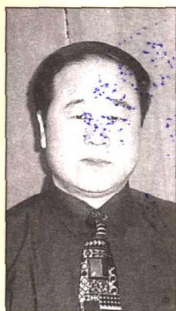
潘军



贾平凹



叶兆言



莫言



毕淑敏



铁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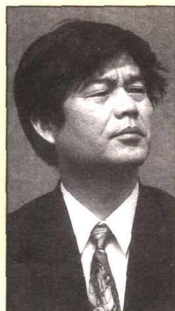
苏童



裘山山



王安忆



赵本夫



迟子建

小说月报

第十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衣向东小传

- 5 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
61 生活宜粗不宜细 衣向东

毕飞宇小传

- 65 玉米 毕飞宇
136 我们身上的“鬼” 毕飞宇

池莉小传

- 139 看麦娘 池莉
209 《看麦娘》的意思 池莉

方方小传

- 213 奔跑的火光 方方
327 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芝? 方方

2001/7/25

目 录

李肇正小传

- 331 永远不说再见 李肇正

孙春平小传

- 393 老师本是老实人 孙春平
459 真实与虚构 孙春平

梁晓声小传

- 463 民选 梁晓声
514 关于《民选》 梁晓声

潘军小传

- 519 合同婚姻 潘 军
574 关于《合同婚姻》 潘 军

贾平凹小传

- 579 阿吉 贾平凹
612 我熟悉阿吉 贾平凹

叶兆言小传

- 617 马文的战争 叶兆言
666 《马文的战争》创作谈 叶兆言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莫言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671 | 冰雪美人 | 莫 言 |
| 694 |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 | 莫 言 |

毕淑敏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701 | 藏红花 | 毕淑敏 |
| 720 | 男性的爱 | 毕淑敏 |

铁凝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725 | 有客来兮 | 铁 凝 |
| 742 | 镜子里的城市 | 铁 凝 |

苏童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747 | 人民的鱼 | 苏 童 |
| 762 | 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 | 苏 童 |

裘山山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767 |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| 裘山山 |
| 783 | 人人都在讲故事 | 裘山山 |

目 录

梁晓声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787 | 讹诈 | 梁晓声 |
| 798 | 关于《讹诈》 | 梁晓声 |

王安忆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801 | 民工刘建华 | 王安忆 |
| 806 | 要说爱你不容易 | 王安忆 |

贾平凹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809 | 饺子馆 | 贾平凹 |
| 833 | 关于小说语言 | 贾平凹 |

赵本夫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839 | 鞋匠与市长 | 赵本夫 |
| 850 | 遥远 | 赵本夫 |

迟子建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855 | 花瓣饭 | 迟子建 |
| 878 | 《花瓣饭》及其他 | 迟子建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|
| 880 | 编后语 | |
|-----|-----|--|

中篇小说



衣向东小传

衣向东，男，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，1982年12月入伍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已出版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老营盘》、《吹满风的山谷》，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、《第一练习》等。中篇小说《吹满风的山谷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；中篇小说《初三初四看月亮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列兵的回忆》获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；中篇小说《老营盘》获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；电视剧《小点》获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过滤的阳光

衣向东

1

无风的夜晚，雪下得格外欢畅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细软地覆盖了东边那座圆锥形的山丘和山丘下面的那个山村，覆盖了山村夜晚一些本该有的声音。那些看家狗们也一声不叫了，离开了蹲守的门户，夹着饥饿的肚皮，在雪地上盲目地跑跑停停，偶尔会竖起耳朵，对着孤独地立在黑暗中的树木，很不理解地呆呆出神。

这座圆锥形的山丘叫釜甑山，山下面的村子就叫釜甑村。在村子北边最后一排村舍中，有三间低矮的瓦房被厚重的积雪压迫着，雪花扑打着干裂的窗户纸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三间低矮的瓦房内，也有一团人体散发出的温暖，在一团温暖里，也响着一个男人的鼾声，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。大多数的夜晚，父亲的鼾声响在别处，三间小屋子因为少了这样有力度的鼾声而降低了不少的温度。

父亲在外面一所学校里教书，后来还当上了校长。那时候在我眼里，当校长的父亲远不如邻居重阳和立秋的农民父亲神气，重阳的父亲经常带着重阳去山里追赶野兔，去屋檐下掏鸟窝，立秋的父亲给立秋制作了滑冰车和多棱镜，而

我的父亲很少呆在我们身边，他星期六的晚上回家，星期天的晚上离去，把许多农活都留给我们。

父亲回来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家里突然显得拥挤起来，似乎一下子增添了很多东西，仔细看看，也就多了父亲这么个人。

但是多了父亲这么个人，三间低矮的瓦房就觉得满当的了。

最初父亲还不会喝酒的时候，我和姐姐都喜欢父亲回来的这个晚上，这倒不是因为屋子显得满当了许多，而是我们饭桌上的食物一定会丰富起来。

只是，父亲每次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母亲就突然变得凶巴巴的，黑夜还没有完全聚拢起来，她就像把鸡鸭赶进窝里似的，把我和姐姐赶进被窝，逼着我们快点闭上眼睛。母亲那种火烧火燎的样子，反而让我觉得好奇，我总是从被窝探出头，偷偷看着父亲那张陌生的面孔。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，瘦长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忧郁，衣服穿得朴素整洁，一边倒的头发梳理得很有秩序。他常常坐在土炕边上，看着母亲收拾屋子，或者做一些针线活，那样子像家里来访的客人。

他就是我的父亲？你怎么不像别人的父亲呢？我经常看着他想。

这个雪夜，父亲回家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母亲很早就吹灭了油灯，让黑暗占据了狭窄的屋子。我听到我们粗粗细细的喘息声，在黑暗里一起一伏的。粗粗细细的喘息声中，屋子里的空气渐渐浓稠起来，渐渐地升着温，而我也渐渐地滑到了黑暗的深处。

到了后半夜，我被母亲的一声惊叫吓醒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睁着惺忪的眼睛看着坐起来的母亲。窗外的飞雪已经停止了，把一片银白的光映照进屋子里。在银白的光

里，父亲仰起裸着的身子，警觉地四下看着，说，什么什么？在哪里呀？

母亲紧紧裹着棉被，伸出一只手指着黑暗处的一点，说你看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！母亲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味道，仿佛嗓子里被堵塞了什么东西，她在堵塞中费力地挤出了一丝沙哑的声音。

父亲点亮了油灯，油灯在深夜显得比往常亮了几倍，母亲伸手指点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。父亲对母亲说，你又做梦了？父亲说完叹息一声，吹灭了油灯。

但是母亲又在黑暗里尖叫起来，你看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你怎么看不见！

这次父亲有些慌张了，他仓促地去点油灯时，不小心把油灯碰翻了。油灯亮起来，母亲脸色苍白地缩在墙角里，浑身打颤。父亲怔怔地看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，你是幻觉吧？顺儿怎么能……父亲发现我和姐姐都惊恐地从被窝探出头来，就平静了一下情绪，说你们不睡觉干啥？睡吧没事，你妈做了个噩梦。

我急忙把头缩进被窝里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屋子里橘黄色的灯光把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投在我头顶对面的墙壁上，油灯的火焰冷不丁地闪爆一下，把混在灯油里的杂质炸裂开，墙上的两个影子也便跟着抖动一下。这时候，橘黄色的灯光里透出一种神秘感，灯光的色泽浓稠了许多，时间也像一块软化了的橡皮糖，越拉越长了。我屏息呼吸，耳朵听着屋子里细小的动静，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寂静中，我分辨着父亲、母亲和姐姐的喘息声，我细听着自己的耳朵里发出的金属敲击声，就像手表里齿轮转动时发出的铮音，虽细小却强劲而富有穿透力。

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又松弛了呼吸，慢慢

地喘息了。

父亲和母亲在灯光里对坐了很久，父亲一直瞅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瞅着瞅着，也便发现有个黑影蹲在那里，仔细看时，那黑影便倏地不见了，他就感到身上有些冷，起身去木柜里拿出一瓶烧酒喝起来。那时候父亲还不会喝酒，我在被窝里听到了他被烧酒呛得咳嗽起来，随即一股浓烈的酒精气味在屋子里漫溢开。

2

叫顺儿的人是我的哥哥，是父亲和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，一周岁的时候就死掉了。哥哥死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正闹着离婚，按照母亲的说法，我的哥哥是被父亲害死的。一次，母亲跟父亲在屋子里吵架，父亲怒气冲冲地跟母亲争辩着，后来母亲突然放声大哭，嘴里喊叫着我的哥哥顺儿的名字，父亲仿佛遭了霜打的茄子，突然软了下去，顺手闩上门，把我和姐姐闩在门外。里面的吵架声渐渐平息下去，母亲唏嘘着，开始数落着父亲的过错，都是一些与哥哥有关的话题。我从门缝朝里窥视，竟看到父亲跪在母亲面前，噙着满眼的泪水，一言不发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对于我哥哥的死，从来没有做过辩解，一生就背着这样一个罪名生活着。

细长的门缝拉长了父亲的脸和他弯着的腰，也使父亲变得遥远而弱小了。

后来，我听了村里年长者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讲述，大致了解了哥哥的死因。据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在一个乡村剧团里唱戏，一次到父亲的村子里唱《三姑闹婚》，唱得很出色，我奶奶得知这个水灵灵的女孩子还没有许人，就急忙托了媒人去说亲。

父亲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母亲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，应该说被父亲迷住的女孩子不止母亲一个人，这不能算母亲的错误。母亲和父亲认识半年就结婚了，当时两个人都才二十岁，父亲还在中学读书。

我的哥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中学毕业了，考取了济南的一所大学，当时山村里考出一个大学生，真像鸡窝里飞出了凤凰，在周围的村子里轰动了一阵子。

父亲上大学去了，把母亲和哥哥丢给了我奶奶照料。奶奶看母亲，不再像当初看着《三姑闹婚》里的母亲那样水灵灵的了，在奶奶的眼里，考取大学的父亲就是中了状元，将来要做官发财，使唤丫鬟了。

奶奶开始和母亲吵闹，等到父亲从学校回来，奶奶就死去活来地对他讲述吵闹的原因，说母亲是如何懒惰如何不孝，如何打了她等等，让父亲跟母亲离婚。

据说，父亲刚上大学不久，班里有一个和父亲同乡的女同学，开始拼命追求父亲。男人遇到了追求自己的女人，不管这个女人是否漂亮，他们大多会感到一种满足和愉快，父亲也是这样。况且，母亲和追求他的女同学相比，在姿色上就要逊色许多，更不要说气质了。

闲暇的时候，父亲经常和那个女同学一起去电影院或者马路边，说一些从来没有对母亲说过的词句。

不过，父亲还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，他和女同学说了一些新鲜的词句，只是体会一下另一种感觉，并没有要和母亲离婚的意思。他觉得自己有儿子了，不想让另一个男人去做自己儿子的父亲。

奶奶明白了要让父亲离婚，就不能有这个孩子，她采取了很极端的做法，几乎给母子两人断了粮食，只给少量的红薯干吃，不满周岁的哥哥是吃不进这种东西的，母亲因为严